

北新小叢書之九

徐文長故事四集

林蘭編

徐 文 長 故 事

林 蘭 編

北 新 書 局 發 行

1 9 2 5

徐文長的故事

其一（谷鳳田）……………一

其二（宋天德）……………一五

其三（馮增修）……………二三

其四（亦我）……………二六

其五（臧克家）……………三〇

其六（馮增修）……………四一

其七（醉平）……………四五

黃漢宗的故事（敬文）……………四八

一一一

一 買眼藥

二 船上呵屎

三 計賺拋石人

四 糊焦面爺

五 花蟹

六 當石

七 打紅票

八 東山死狗

九 死鷄官舍

十 東奉軒

十一 作福建戲

小五哥的故事(一·X)·····	六八
汪中的故事(王岐周)·····	七六
賈寧的故事(劉大杰)·····	九二
趙南星的故事(王良才)·····	九九
宋十孺的故事(王鴻俊)·····	一〇六
王怪物的故事(殷俊才)·····	一一五
劉翰林的故事(臧克家)·····	一二三
王崇理的故事(尙少衡)·····	一二五

附錄

致趙景深君論徐文長故事（敬文）…………… 一二八

徐文長的故事

其一

谷鳳田

(一)

徐文長自幼就是一個很玩皮的小生，他不光對了外人玩皮，就是對於他的親生母親也是玩皮的不得了！

有一天他母親害了牙疼症，（也許是上了火，因為我是每到上火時就要牙疼一陣的。但這未免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了！哈哈！）疼得非常利害。趕巧徐文長正從外面走來，第一就看見他母親吃牙扭嘴的在庭院中坐着。徐文長不免走前問道：『你怎麼啦，母親？』

『我又是牙疼症發了！』他母親說。

『那麼，我給你用個法治治吧！』徐文長又說。

自然他母親在牙齒疼得正當利害得時候，聽說有人能設法給她醫治，她是很歡喜的。況且她也萬料想不到她的兒子還會誑她。所以就問說：『用什麼法子可以醫治牙疼症呢？』

徐文長不急不忙的說：『也不用吃藥，也不用請先生，只要你搬架梯子，爬到屋頂上去，站在那兒張開嘴涼涼就會好的。』

他母親一聽很喜，以爲這真是一件治牙疼症的輕便辦法。

她赶快搬了一架梯子，一蹬一蹬的爬上屋頂去了。

但是她這一上不打緊，徐文長却在底下喊着說：『幸而你
是牙疼，假使你不牙疼，你還要搬了梯子上天呢……』

他母親一聽，顯然是被兒子騙了，但也無法，只得又一蹬一蹬的下來。

(2)

有一天有一個賣瓦罐子瓦盆的走到徐文長家門口，徐文長
過去問道：『罐子幾個錢一個？』

賣罐子的答說：『三十文一個。』

『若是光要罐子鼻呢？』徐文長又問。

『光要罐子鼻也是三十文一對。』賣罐子的又答。

『我光要你十個罐子，但是你只把罐子鼻打下來給我好了；我是不要罐子的，我只要那鼻有用。』

賣罐子的一聽，很是奇異，爲什麼還有光要罐子鼻的？他要這有何用呢？但是人家是買主，咱是賣主，又何必問人家作什麼用，自己只是賣出去就完了。所以賣罐子的不發一聲的把二十個罐子鼻，（每個罐子上有兩個鼻，故云，一打了下來，交給徐文長。

徐文長一手接了罐子鼻，一手付錢，又問道：『你家還有多少罐子？……………』

『還有二百多個哩！』賣罐子的回說。

『你肯都打下鼻來賣給我嗎？我還是按原價付錢？』

『那是可以的。』賣罐子的回說。

『你明天就把那二百多個罐子都打下鼻來送到我家來吧，

我可以候着你的。』徐文長說着走回家去。

賣罐子的也很如意，急忙趕回家去，一夜的功夫，便把二百多個罐子都打下鼻來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徐文長知道賣罐子的是要給他送了罐子鼻去的，所以絕早起來，不則一聲的跑出家門，誰也不知他是到那去了！

果然不久那賣罐子的用小車送去了四百多隻罐子鼻，走上徐文長的家門。賣罐子的在外邊大喊買罐子鼻的。

徐文長的父親一聽是喊買罐子鼻的，很是奇異，所以立刻走了出來看看是什麼事。

徐文長的父親剛一走出大門，就見有一小車罐子鼻在門口放着，他就問那賣罐子的是什麼事。賣罐子的把前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對徐文長的父親說了個明白，然後徐文長的父親才對了那賣罐子的說：『你又受了徐文長的騙了！』

賣罐子的沒法可想，也只得自認晦氣，很不高興的走回家去。

(3)

徐文長在街上看見了一個賣劈柴的，累得遍體是汗，氣喘不接。于是他想到：『假使教這賣柴的跟我走幾條道到是很有趣的。』想到這裏，他就不知不覺的口中念念有詞道：『這木柴真好，一定很好燒的！』

這時賣木柴的正是找不到主顧，一聽到徐文長這樣讚美他的木柴，遂乃乘勢問道：『先生要這木柴嗎？』

徐文長遲疑一刻說：『要倒是想要，只是此地離我家太遠了，還得走几條街才到。』

賣木柴遂聲答道：『那是不要緊的，我可以送去。』

徐文長說：『也好，但是多少錢一斤呢？』

賣木柴的答道：『十文一斤。』

徐文長也沒還價，就對了賣木柴的說：『跟我來吧，給我送到家去。』

徐文長在前面走着，賣木柴的在後邊跟着，走一條街，又一條街，許久許久，還沒走到。最後賣木柴的急了，遂問道：『還沒到嗎？』

徐文長說：『不送到我家去也可以，反正是替人家買的。』于是他乃檢了又檢，最後檢了一根，抽了出來，對賣木柴的說：『我就要這一根，稱稱有几斤吧？』

賣木柴的不依道：『跑了這久，你爲什麼只要一根呢？』
徐文長却不慌不忙的回答：『人家出殯時當哀杖用還要幾百根嗎？要你一斤，給你一斤的錢，你只稱稱這根有幾斤好了。』

賣木柴的沒法，也只得依從了他。

(4)

一次徐文長的親戚家死了人，照例要請了和尚，道人去念經，給死者超渡超渡靈魂。這次徐文長被請了去，却是專門招待僧道的。

吃飯的時候快到了，徐文長到了廚房裏對廚役說：『大師

父的那幾棹菜務要多加鹽！』自然廚役們是可以遵命的。

在筵席上，個個大師父都說：『這菜的味道真重。』

徐文長知道他們吃過飯是很渴的，于是他又到了客室裏，把那半涼不熱的好茶一杯一杯的早酌好了放在棹面上。

大師父吃過了飯，個個渴的舌焦難忍，走到客室裏一看，却有一杯一杯的香茶早預備好了，沒命也似的，個個大師父都喝了個飽。

時間過了不久，徐文長來說：『船已預備好了，請大師父們去逛湖去。』

大師父暗想吃過了大菜，喝過了香茶，現在又請逛湖，這

主人家真是善于款待賓客，而尤其是感激徐文長的招待周到。徐文長陪同大師父去逛湖去了。

半個時辰以後，徐文長想：『這時大師父怕是都想撒尿了，我不防制他們一下。』想完，徐文長遂手拾起一個草枝，慢慢的往鼻子裏面一投，且聽他：『已丫去！已丫去！』的嗽個不止。大師父都問：『你這是幹什麼用？』

徐文長說：『我想撒尿，這樣一打嚏噴就可以止住了！』

大師父這時人人都想撒尿，只是坐在船上，不得自由去撒，只好都依了徐文長的法子來制止一下，于是個個拾起草枝來，往鼻子裏一投，呵呀！這一投不了，早已人人都撒了